



微型小说选7

WENXUE JIAOYU XUEXIAN

微型小说选 (7)

——外国微型小说专辑

王鼎中 程 均 等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72,8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100 册

书号: 10141·1121 定价: 1.40 元

责任编辑 吴建文

目 录

狙击手……………〔爱尔兰〕利亚姆·奥弗莱厄蒂 (1)

南 雁 译

历险记……………〔澳大利亚〕休·麦克雷 (7)

陈 汎 译

骑木桶的人……………〔奥地利〕弗朗兹·卡夫卡 (10)

彭 川 译

独裁者……………〔奥地利〕托·贝恩哈特 (14)

柳维坚 译

卖针的老人……………〔保加利亚〕格·库兹莫夫 (16)

杨耀南 译

旅途女伴……………〔巴西〕费尔南多·萨比诺 (22)

禹 凡 译

未婚妻……………〔法〕玛·奥克洛克斯 (26)

金鲁章 译

“诺曼底”号遇难记……………〔法〕雨 果 (30)

德军剩下来的东西……………〔法〕哈巴特·霍利 (35)

易 名 译

卖笑人……………〔联邦德国〕海因利希·伯尔 (36)

比基尼珊瑚岛……………〔联邦德国〕阿·克诺夫 (39)

海 达 译

郝坦纳爱尔……………〔联邦德国〕京·艾希（41）

柳维坚 译

亨利是坚定不移的

……………〔联邦德国〕伊·鲍尔歇斯（43）

海 达 译

人 物……………〔罗马尼亚〕扬·伯耶舒（44）

甄淑琴 宿彦文 译

照章办事……………〔民主德国〕拉里夫·维内尔（48）

颜志侠 译

我所发现的生活……………〔美〕马克·吐温（52）

肖 聿 译

好朋友……………〔美〕马克·吐温（54）

大卫的机遇……………〔美〕霍 桑（55）

陈小华 译

赌 博……………〔美〕查理斯·爱因斯坦（58）

翁显雄 节译

逃 跑……………〔英〕约翰·萨维奇（63）

温志强 译

遗 囑…〔美〕安妮·考特奈·布拉克福德（67）

李作君 译

最佳配偶……………〔美〕斯蒂芬·麦克勒（72）

王春申 译

我的绝妙坏诗……………〔美〕巴德·舒尔伯格（76）

唐若水 译

谁使她变美……………〔美〕F·奥斯勒（79）

周林东 译

生日礼物 …… [美] 马维斯·伯顿·弗格逊 (82)

李娟娟 译

“水手长，接替我！”

…………… [美] 奥斯卡·希斯高尔 (84)

徐永健 译

重逢 …… [美] 约翰·契弗 (88)

何文安 译

共进晚餐 …… [美] 克里斯托弗·莫利 (93)

邵国瑞 译

人质 …… [美] 大卫·柯鲁克 (98)

肖江 译

伏天的罪孽 …… [美] L·海沃德 (99)

华星 译

上钩 …… [美] G·亚历山大 (102)

张子君 译

老谋深算 …… [美] G·亚历山大 (106)

张子君 译

一盏车灯 …… [美] G·C·桑莱 (110)

朱逸民 译

先进的“低效率” …… [美] 阿尔特·布克伍德 (112)

胥培才 译

戒指 …… [挪威] 纳特·哈姆逊 (114)

兰斌 译

英雄之死 …… [瑞典] 派·拉格洛克维斯特 (116)

锐之 译

送牛奶的人 …… [瑞士] 彼·比克塞尔 (119)

§

海 达 译

接 房 [瑞士] 彼·比克塞尔 (122)

海 达 译

奇妙的御鼠 [日] 星新一 (124)

盛树立 译

雪 夜 [日] 星新一 (127)

海明珠 译

死者魂灵的委托 [日] 星新一 (131)

申英民 译

出狱之日 [日] 星新一

李有宽 译 (135)

宏伟计划 [日] 星新一

夏 凡 译 (139)

钱魔的笑脸 [日] 星新一 (143)

程 焱 译

妙 计 [日] 星新一 (147)

盛树立 译

奇 枕 [日] 星新一 (150)

绿 意 译

丫岛美人鱼 [日] 名木田惠子 (152)

李克宪 译

五角银币 [日] 川端康成 (158)

刘维纲 译

终 爱 [日] 河野吉子 (163)

样 平 陶强毅 译

不戴掌的人 [日] 藤森成吉 (167)

宋金和 译

柔弱的人 [俄] 安东·契诃夫 (170)

侯存治 于鹏飞 译

在邮政支局里 [俄] 契诃夫 (173)

陈冠商 译

公羊和小姐 [俄] 契诃夫 (176)

汝 龙 译

聪明的扫院人 [俄] 契诃夫 (180)

汝 龙 译

合二而一 [俄] 契诃夫 (184)

汝 龙 译

在催眠术表演会上 [俄] 契诃夫 (188)

汝 龙 译

母亲的来信 [苏] 克拉夫琴科 (193)

杨 实 译

礼 帽 [苏] 布·阿古连柯 (196)

丁岐江 译

身教言教 [苏] B·勃罗多夫 (199)

杨 郁 译

两件大衣 [苏] 安娜·里萨叶夫 (201)

常智奇 成公田 译

金合欢花 [苏] A·阿列克辛 (206)

刘晓庆 译

批 评 [苏] 阿·阿杰伊什维里 (211)

苏 宁 译

举 稿 [苏] 高尔基 (213)

郭在精 译

柳勃卡 [苏]鲍里斯·克拉夫琴科 (218)

刘克彭 译

芳 邻 [苏]鲍里斯·克拉夫琴科 (222)

刘克彭 译

冰窟窿 [苏]鲍里斯·克拉夫琴科 (226)

杨 实 译

意见本的妙用 [苏]玛·安德拉莎 (229)

袁 杰 译

绑架——大年夜历险记 [苏]鲍丽索娃 (233)

童布人 译

第二次出嫁 [苏]米哈依尔·安德拉沙 (236)

余一中 译

两则可资借鉴的爱情故事

..... [苏]米哈伊尔·德莫夫 (240)

徐克芳 译

就象一朵石竹花 [委内瑞拉]玛丽娅·埃

尔维拉·贡萨雷斯 (245)

王志光 译

死亡车站 [意]焦尔焦·曼加内利 (249)

比比阿娜小姐 [意]基尼·罗大里 (251)

张筱薇 译

橱窗里的幸福 [意]莫拉维亚 (255)

第二次蜜月 [印度]S·V·莫霍 (261)

郁 葱 译

穿虎皮的艺人 [印度]伊涅兹·杜拉斯 (264)

- 刘世忠 译
列车上遇到的姑娘 …〔印度〕拉斯金·邦德 (269)
卞慧明 译
误入劳动者天堂的人 ……〔印度〕泰戈尔 (273)
唐若水 译
博 士 ……〔英〕亨利·史莱萨尔 (277)
金国嘉 译
特大号鳊鱼 ……〔英〕杰·克·杰罗姆 (279)
宗小卫 译
原来如此 ……〔英〕薛 奇 (284)
黎 明 译
两对夫妇 ……〔英〕哈里特·思勒 (288)
王秀英 李 静 译
招 牌 ……〔英〕哈里特·思勒 (291)
王秀英 李 静 译
棋逢对手 ……〔英〕西瑞尔·哈尔 (294)
黄 峻 译
规 劝 ……〔伊朗〕穆罕默德·赫加泽 (299)
沈春涛 宋丕方 译
老 人 ……〔伊朗〕穆罕默德·赫加泽 (301)
沈春涛 宋丕方 译

狙 击 手

〔爱尔兰〕 利亚姆·奥弗莱蒂蒂

南 雁 译

漫长的六月的晚霞渐渐消失，夜幕降临。都柏林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唯有朦胧的月色透过轻轻的浮云，把一线黎明似的惨白的微光投落在条条街道和里弗河黑乎乎的水面上。在被包围的“四院”周围，重型枪炮响开了。机枪声在市内到处此起彼伏，打破夜晚的寂静，犹如孤村僻庄中阵阵的狗吠。一场内战正在共和派与自由帮派之间展开。

在奥康奈尔桥附近的一栋房顶上，共和派的一名狙击手正在那里守望着。他身旁放了一支步枪，肩上挂着一副望远镜。他长着一张学生脸，清瘦、严峻，但是双眼炯炯有神，闪耀着盲从者那种冷酷的光芒，露出深思熟虑的样子。凡是有这副眼神的人，都是习惯于面对死亡的。

他正狼吞虎咽地啃着一块三明治。从早上到现在他都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他过度兴奋，竟顾不得吃了。吃完三明治，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威士忌，抿了一小口，然后把酒瓶放在口袋里。他踌躇了片刻，考虑是否可以冒险抽支烟。那是危险的，黑暗

中的火光很可能会被人发现，况且敌人正在那里注视着。他还是决心冒一下险。

他把一支香烟塞进嘴唇间，擦着一根火柴，急急忙忙吸了一口，随即把火柴熄灭。然后，他一边轻声咒骂，一边匍匐着爬到左边。

他小心翼翼地抬起身子，探头到胸墙外窥视。只见火光一闪，一颗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他连忙蹲下来。根据他看到的火光，知道子弹是从对面街垒工事里打过来的。

他翻身从房顶滚到附近的一个烟囱旁边，然后，又慢慢地在烟囱后面直起身子，直到他眼睛和胸墙上端成同一水平。什么也没看见——只有对面房顶衬着蓝天，露出朦胧的轮廓，敌人还在埋伏着。

正在这时候，一辆装甲车从桥上开过来，慢慢地驶到街上，在街对面五十码远的地方停下。狙击手听得见马达低沉的响声。他心跳加快了。这是敌人的装甲车。他想射击，但他知道这无济于事，子弹根本没法打穿那灰色的庞然大物的护钢板。

这时，从横街的拐角处出来一个老太婆，她头上裹着一条破破烂烂的披巾。她开始和装甲车炮塔里的人说话，还朝着狙击手把守的房顶指指点点。准是个通风报信的人。

炮塔的盖打开了，露出一个人头来，接着便是肩膀，对着狙击手张望。狙击手举起步枪，开了一枪。那个人头立即靠着炮塔壁沉重地垂了下来。老太婆飞快地冲进那条横街。狙击手又开了一枪，她

猛然转过身来，惨叫一声就倒在街边的阴沟里。

突然，对面房顶上传来一声枪响，狙击手咒骂了一声，手中的步枪便咔嚓一下掉落在房顶上。狙击手吓了一跳，以为这响声连死人也会被吵醒。他停下来去拣枪，可就是没法把它提起来，因为他的前臂麻木了。

“天啊！”他喃喃地叫道，“我中弹了。”他卧倒在房顶上，然后又朝胸墙爬过去。他用左手摸摸受伤的右臂。鲜血从他外衣的袖子里渗了出来。他没感到疼痛，只是有点麻木的感觉，仿佛胳膊被人砍掉。

他迅速从衣袋里掏出刀子来，抵着胸墙把它打开，然后割开袖子。在子弹进口的地方有个小洞，另一边却不见有洞。子弹在骨头里卡住，一定是把骨头折断了。他把伤口下面那一截手臂弯过来，可它却软绵绵地弯回去。他咬紧牙关，拼命忍着疼痛。

接着，他取出战地急救包，并用刀子把它割开。他打破碘酒瓶的脖子，让那热辣辣的碘酒滴到伤口上。一阵剧痛突然传遍他全身。他把药棉敷在伤口上，然后把它包扎好，并用牙齿咬住纱布的末端，打上个结。

他靠着胸墙安安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尽力忍着疼痛。

下面的街道上，万籁俱寂。那辆装甲车，带着那个无力地耷拉在炮塔边沿的机枪手的脑袋，已经迅速地从桥上开走了。剩下那具女尸静静地躺在阴

沟里。

狙击手悄悄地躺了很久时间，等待负伤的胳膊情况好转，并考虑脱险之计。决不能在房顶上待到天明，让人家发现他负伤。可对面房顶的敌人封锁了他的出路。他必须干掉那个敌人才行，可他又没法使用步枪，只能用他那唯一的左轮手枪射击。于是，他想出个办法来。

他摘下帽子，把它扣在步枪的枪口上，然后慢慢地把步枪举到胸墙上面，刚好让对街看见帽子的地方。这样一来，对方几乎立刻就有反应，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在帽子中央穿过去。狙击手把步枪稍稍往前一倾，帽子便滑落在街上。接着，狙击手用左手抓着步枪，把左臂搭在屋沿外面，让它有气无力地垂下来。过了一会儿，他松手让步枪掉到街上。然后，他在房顶上倒下，把手臂抽回来。

他飞快地爬到左边，在房顶的角落上窥视。他的计划成功了。对面那个狙击手，看见帽子和步枪都掉落下来，以为自己已经把敌人干掉。这时，他正站在一排烟囱前对这边观望。他的脑袋衬着西面的天空，露出清晰的轮廓。

共和派狙击手微微一笑，把左轮手枪举出胸墙的边沿。那距离大约有五十码——在昏暗的光线下是很难打中的，况且他的右臂还疼得要命。他沉着气瞄准，可他心一急，手就颤抖起来。他使劲抿着嘴唇，用鼻孔深深地吸一口气，便放了一枪。枪声一响，他几乎震聋了，连他的手臂也受后座力带动

而抖了一下。

烟雾散开之后，他探头一望，高兴得叫了起来。敌人中弹了，正扶着胸墙摇摇晃晃作垂死的痛苦挣扎呢。他竭力想稳住脚跟，结果还是慢慢向前倾倒，好象在梦中一样。步枪从他手里落下，碰了一下胸墙，然后滑下来，把下面理发店的旗杆撞掉，最后啪嗒一声摔在人行道上。

那个快死的人又在房顶上弯着身子爬起来，向前扑倒。他的身体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然后闷声一响，摔落在地上，躺着不动了。

狙击手目睹敌人摔到地上，吓得打了个寒噤。打仗那股劲头一丝都没有了，他深深地感到悔恨。他额上冒出了许多汗珠。由于受伤，加上饿着肚子在漫长的夏日里守望房顶整整一天，使他虚弱不堪，再一眼看到那个死去的敌人血肉模糊的尸体，他不由自主地感到恶心。他吓得牙齿打战，开始喃喃自语，诅咒起内战，诅咒起自己和所有的人来。

他望望手中还在冒烟的左轮手枪，谩骂一声，猛然把它扔在脚旁的房顶上。一经震动，手枪就走火，子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枪声使他惊醒过来。他定了定神，心里的恐惧烟消云散了。他大笑起来。

他从衣袋里掏出威士忌酒瓶来，一饮而尽。酒气一上来，他就感到肆无忌惮了。这时，他决定离开房顶，去找连长汇报情况。到处一片寂静。走过街道已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拾起枪，放回衣袋里。然后，他从天窗爬到房子的楼下。

当狙击手走到通往大街的小胡同里的时候，他突然感到好奇，想认一认自己打死的那个狙击手是谁。不管他是谁，他断定这人是个好枪手。他很想知道自己是否认识他。也许在军队分裂之前，他曾经和他同在一个连队里呢。他决定冒险走过去看一眼。他在奥康奈尔街角周围张望了一下，街道的前一段，枪声密集，可这一带却寂静无声。

狙击手向对街冲过去。一支机枪向他周围扫射，一串子弹把周围的地皮掀开，他却安然无恙。他面朝下伏倒在那具尸体旁边。机枪停止了射击。

狙击手把尸体翻转过来看定睛一看他的脸，原来死者就是他的弟弟！

选自《世界文艺》1984年1期

历 险 记

[澳大利亚] 休·麦克雷

陈 汎 译

记得我的叔公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常常象一个机器人一样，手里拿着枪，佝偻着身子，在尤加利树下伫然伫立，与我家毗邻的房子虽然已经把他挤得几乎无处藏身，但澳大利亚广袤无垠的荒原和他与一条狗的交谊，却一直在他的心目中存留——不过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这些罢了。

每天夜里，老人都要端出一盘骨头，留给他从前的狗沙格。我们呢，照例由一个人把盘里的骨头拿走，然后把空盘放回原地。

1840年，这片古老的（在他作古以前就很古老了）、疮痍满目的狩猎场在灾荒中变成了死城。什么也没得吃，什么也没有喝。连火药也没有了。所以，叔公的约·曼顿枪变得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把火石敲了出来，塞进嘴巴里，舔着。之后，他就走出去找水坑了。

月光下，叔公的狗咬死了一条蛇。他把蛇煮了，和狗一起吃。以后的两天，他和沙格仍然吮吸着这条蛇鳞峭的脊背。沙格有着一條又粗又大的尾巴。它

拱起脊梁，吸得津津有味，高兴之极；叔公却愁眉郁结，又是饥肠辘辘。于是，老人只好四处寻找野狗的残肢。当时，这一带由于得不到其他食物，野狗们是如何自相厮拼、吞食自己的同类呵！叔公想方设法寻找它们的尸体，但毫无所获，只好作罢。甚至在野狗们被撕出来的残肢上，也找不到丁点儿肉可以和洋白菜一起做汤。其实，当时连洋白菜也纯属虚乌有。

叔公的思绪，只好又回到文明世界的菜肴上来了。他的脑海中，浮现起纸卷上的肉片，想起了冰冻奶油布丁，想起了红葡萄酒……他不觉又把火石从嘴巴里掏了出来，继续做着他的梦……

沙格躺在叔公面前，毫不文雅地摊开全身，显露出它的腿部、肩膀、脖子和腰部。它的一切简直美不可言，对叔公的诱惑力越来越大。他不觉从腰带上抽出了斧头。（他完全能够一斧把它干掉，顶多两斧算数！）

斧子向空中举起了。顷刻间，沙格歪向了一边，它的尾巴掉了，落在一根木头上，这是一条多美的尾巴哟！真肥！

叔公的眼光，闪电般地从斧子的刃部掠过，斧子掉到了地上。沙格则跑进丛林，消失了，只留下了它的附属物——尾巴。接着，就是刮皮，在烧得通红的桉树枝上烧烤……这一切表明，这根尾巴将被吃掉——尽管它在肠胃里顶多只能停留一天。

叔公聊填饥肠以后，吹起了口哨，招呼他的沙